

林洲岩 漆裡悠遊一身客家本色

2014-04-04 劉力榛

8+1



儘管已脫下一身工作服，換上西裝坐在竹椅的那頭，一雙長滿厚繭的手，指縫中帶有長年累積下來的白色油漆，仍不小心地透露了他的身分，林洲岩—大助工程有限公司—一家油漆公司的負責人。

「我不是純客家人耶！」林洲岩靦腆地笑著，太太卻在一旁提出反駁，「你也是純客家人好不好！」林洲岩是台中東勢的客家人，講的是四縣腔的客語，但儘管從小生長在客家庄中，不知道為什麼，到他們這一代便開始客語、台語夾雜著講，而客家庄的老師又都以國語為主來上課，因此林洲岩才會對於自己的客家血統充滿不確定感。



林洲岩一雙長時間接觸有腐蝕性物質的手，變得十分粗糙。(攝影/劉力榛)

偷摘葡萄 被爸爸帶去派出所

談到小時候的生長環境時，林洲岩頓了一下微眯著眼睛，思緒彷彿回到了幾十年前。在家中排行老三的他，上面有哥哥、姊姊，下面有弟弟、妹妹，小時候住在鄉下，房子的四周都是稻田，生活過得十分清苦，父親得身兼多職來養活這個家，民國四十八年，正在就讀小學的他，見證了八七水災強大的威力，附近所有的稻田一夕之間全被無情的洪水沖走，這也使他深深體會到事事變化萬千。

林洲岩的父親是個很正直、敢怒、善於交際的人，對於管教自己的兒女很有自己一套方法，林洲岩突然笑道，記得在他八歲一天放學時，經過一個葡萄園，眼前的葡萄又大又圓地像在對他招手，最後他忍不住便去偷摘了別人的葡萄，沒想到被葡萄園的主人逮個正著，因此就被拉著去向他父親告狀。他父親在和對方道過歉後，便一言不發地直盯著他看，「給我一個人去派出所自首！」原本以為這只是父親的玩笑話，沒想到父親便帶著他到派出所的巷子口，看著他自己走進派出所，後來因為在派出所沒看到人，加上自己也很害怕被抓起來，所以又跑回巷口，父親又再度一言不發地低頭看著他，「這種方式比打、罵還令人無法承受！」林洲岩苦笑說道。

「其實父親的心腸也很軟。」林洲岩說，父親去收債如果看到實在是太貧困而沒錢還的人家，便不會要求他立刻還錢，儘管自己家中經濟狀況也沒好到哪去，但父親總是說「同理心啊！」父親的那份大愛深深影響了林洲岩。林洲岩在小學階段的課業方面表現來說，一直都很不錯，小



學六年級那年，老師在調查班上同學以後繼續升學或工作的出路時，到了林洲岩的家中拜訪，強力地建議他父親讓他繼續讀書，坐在一旁的林洲岩也滿心期待地等待父親的答案，即使知道那個希望很渺茫，「家裡實在是沒有錢啊！」最後父親還是以無奈的口吻說著，十三歲的林洲岩，深知父親平常是如何在市場拉開嗓子賣豬肉，如何在賣完豬肉後，又到處打零工來維持這個家庭，雖然仍然無法不感到悲傷，但這就是現實的人生。



林洲岩常利用閒暇時間到道場服務。(攝影/劉蔡鵬)

油漆生涯 自由自在一做四十年

十三歲國小畢業後，經由父親的友人介紹，到了離家六、七公里的養殖場工作。但因住在那裡，偶爾才能回家一趟，儘管離家很近，對於一個才剛從國小畢業的孩子來說，還是常常會想家，所以最後不敵思鄉的情緒，做了幾個月之後便辭職了。之後又在豐原的電機工廠做工，一天工錢雖然才七塊錢，但對於家裡貧困的經濟來說，這已是一份不小的補助。這份工作一做也做了兩年多，直到有一段時間經濟不景氣，公司為了減少支出，說裁員就裁員，看見許多在公司做了很多年的員工，也沒有犯任何錯，就這樣莫名其妙地被裁員，因此而感到這樣的生活實在沒保障，而且也學不到什麼太專業的技能，所以便辭職，之後便隨著哥哥介紹的客家籍老闆到台北當油漆學徒。

十七歲那年是林洲岩一生的轉換點。隨著從苗栗來的客家籍老闆來到台北，一切從頭開始踏入油漆這個行業，就這樣一做就做了四十幾年。中間不曾覺得很無趣，想換工作嗎？林洲岩笑道：「曾經在這中間做過短暫的推銷，但我實在做不來啊！還是油漆好，工作自由，又有一技之長。」

吃苦打拚 據理力爭不占便宜

跟著客家老闆做事，自然而然會接觸到許多客籍的客戶，原本客語很不流暢的林洲岩，在環境的驅使之下，他的客語也越說越溜。對於自己會講客語一事，林洲岩認為，人可以多學一種語言就是自己的一種資產，多一種語言不但在工作上聽到和自己講著講著同樣語言的人，親和力會大增，溝通更順利，在異鄉過同鄉人，即使是陌生人，也會在無形之間多一份熟悉感。

談論到客家，林洲岩突然低下頭，喃喃地唱起歌來，「唐山過台灣，沒半點錢，剝猛打拚耕山耕田，咬薑啜醋幾十年，毋識埋怨，世世代代就恁樣勤儉傳家，兩三百年無改變.....」一首〈客家本色〉，道盡了客家人的精神，「客家人絕不占人家便宜，對於事情總是搶理力爭，對就是對，錯就是錯，她就是一個例子。」林洲岩一臉溫柔地看向坐在一旁的太太，林太太則是一臉害羞地微低著頭望向他。對於客家和閩南之間長期的族群紛爭，林洲岩表示，由於從小生長在閩客參半的環境之下，對於此他只是感到無奈，他遇見閩南人講閩南話；遇見客家人講客家話，族群的紛爭在他身上是不存在的，他以擁有閩客的兩種身分為傲。



林洲岩總是以樂觀包容的心來看這個世界。(攝影/劉力樞)

佛祖保佑 鬼門關前走幾回

剛從海軍的中字號軍艦下來，理著小平頭的林洲岩再度踏上了陸地，在台北的哥哥也已經開了一間油漆工程公司，等待著他的加入。剛開始創業大多是靠老交情，但隨著時間證明了他們的能耐，漸漸地，有越來越多的客戶上門。

直到現在，包工程的工作幾乎沒有斷掉過，「油漆這行不太會退流行，常常都會有需要的，例如：油漆褪色要重新上漆、結婚就會想重新粉刷之類。」林洲岩總是很樂觀地看待這一切。既使賺的錢不多，但本著客家人勤儉精神的他，在經濟上也較以前來得寬裕許多。「這行業是以勞力換取金錢！」既使是個老闆，他還是和工人們一起做事，絲毫沒有老闆的架子，和工人就如兄弟般彼此照顧。

談論到做油漆這行是否也有一定危險時，虔誠信仰一貫道的林洲岩睜大雙眼說：「當然有嘍！我從鬼門關前走過好幾回啊，幸好有佛祖保佑。」幾年前接了一項工程，其中有一排四、五間排在一起的房間要粉刷，其中一間門的鑰匙在開門時折斷了，結果不知道哪來的鬼點子，竟打算從隔壁間的窗戶爬進那間來開門，站在窗戶往外一看，感覺手一勾就勾到，於是就爬出去，沒想到走到一半，手正要伸出來勾時，竟然還差一截，當下心裡也慌了！進也不是，退也不是，他心想該不會就這樣從十四樓摔死吧！最後只好在心裡不停地默念「菩薩保佑.....」然後奮力地左手一放，右手一勾，結果就這樣過去了！之後他從一樓柱上看，發現那段距離還真有一段距離，自己竟然能這樣勾到，冥冥之中一定是佛祖在保佑。

另外一次發生在最近，為了因應屋主的要求，他們在新房子裡頭粉刷了帶有甲苯味道的防水油漆，然而由於新房子的緣故，窗戶全部都是用保護紙密封起來，隨著甲苯的味道在密閉空間蔓延，自己在不知不覺中因為吸入過多而昏倒，「一定是佛祖看到我陷入危險，派他下樓來救我的，所以走道場真的有很多好處！」林洲岩想起當時情況，不停地慶幸著自己的好運。當時樓上有個師父剛好下樓拿東西，一看到他昏倒便急急忙忙把他背到通風良好的地方，他的命也在鬼門關走了一回。

看著林洲岩那雙長時間接觸有腐蝕性物質、粗糙的手，問他什麼時候打算要退休呢？林洲岩靦腆地笑道「做到六十五歲吧！」平常儘管工作再累，他仍然會空出時間投入一貫道的服務。為何會對一貫道如此虔誠呢？林洲岩搔搔頭，笑著說：「我也不知道耶，有些事是無法解釋的！」對於宗教，他擁有的無比的熱誠，「退休後，我要更加深入地投入道場，換另外一種方式，將我的微薄之力奉獻給這個社會！」

文/劉力榛
儘管已脫下農工工作，晚上與孫子在田地的
相識，一齊看書的下午，和孫子中年的長長
下乘的田舍，也令小孫子成了他的孫
林洲岩——大馬路有限公司——客家
的負責人。

林洲岩 漆裡悠遊 一身客家本色

談論到客家，林洲岩突然低下頭，誠懇地唱起歌來：「唐山過
台灣，沒半點錢，翻鑿打耕山耕田，咬齒嚼爛幾十年，母祖
埋怨，世世代代就恁麼勤儉儉，兩三百年無改變……」

偷換葡萄 被爸爸帶去派出所
林洲岩的生活環境，林洲岩的「偷換葡萄」
林洲岩的「偷換葡萄」
林洲岩的「偷換葡萄」

林洲岩又是一個勤快、活潑、能幹的客家
人，對於經營自己的女兒有自己一套方法。
林洲岩的「偷換葡萄」
林洲岩的「偷換葡萄」

吃打拚 據理力爭不占便宜
客家客家人做事，自然與普通客家人無
異的。林洲岩的「偷換葡萄」
林洲岩的「偷換葡萄」

佛祖保佑 鬼門關前走幾回
林洲岩的「偷換葡萄」
林洲岩的「偷換葡萄」

時代不斷變遷，屬於客家人的文化必須被保留下來，不能
一直隨著社會發展的洪流漂盪，只怕一溜神，原本僅有可依
賴的浮木都漂走了，那麼客家還剩下什麼？

林洲岩的「偷換葡萄」
林洲岩的「偷換葡萄」

附件下載：
劉力榛、劉玉蘋.pdf

關於新客家人群像 聯絡我們

© 2007-2015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DODO v4.0